

目 次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毛主席在武鋼 | 曹漢銘(1) |
| 鐵書記 | 周 譲 永 信(8) |
| 鋼鐵指揮員 | 朱 瑛 徐人水 謝仲甫(14) |
| 一切為了鋼 | 草 明(31) |
| 董工長 | 李 文(36) |
| 勝利的前夕 | 劉孤峰(41) |
| 千里長空送器材 | 馬國昌(54) |
| 鋼鐵頌(三十首) | (61) |
| 獻寶為建設 | 鄭 千(78) |
| 家庭會 | 趙煥然(83) |
| 爐火熊熊 | 嚴培榮(95) |
| 鋼鐵爐邊出英雄 | “人民日報”駐南京記者(111) |
| 尋人啟事 | 王振洲(118) |
| 鋼鐵元帥團 | 劉大為(129) |
| 在魯山 | 張有德(139) |
| 煉鋼老人趙仁榮 | 叶劍韵(147) |
| 為鋼而戰 | 胡清心(153) |
| 熱補土高爐 | 范秉德(159) |

- 十四女威震“火箭爐” 程嘉楷(163)
英雄爐前鐵水流 姜惠龍、蔡木金(168)
建設中的巴倫台鋼鐵沟 田廣義(175)
鐵水奔流(六首) (182)

毛主席在武鋼

曹葆銘

9月18日，毛主席到武鋼看他們出第一爐鐵水來了，并在出鐵台前同三千多群眾見了面。

那天，工人們一大早就爬上七十多公尺高的爐頂去，插上了一面大紅旗。下午兩點半鐘，毛主席乘船到了武鋼蔣家墩碼頭，由武鋼總黨委書記兼總經理李一清等一行人迎接上岸，乘車前往厂区。

毛主席先到廠前區總經理辦公室休息。這是一間低矮的薄壁小平房，只擺了幾把藤椅和一張辦公桌，桌上有部調度電話；十多人在裡面就顯得相當擁擠。毛主席坐了下來，問道：“什麼時候出鐵？”副總經理韓寧夫回答說：“三點半左右。”“有沒有把握？”“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，但也可能有預料不到的萬一，估計是沒多大問題。”毛主席笑了笑說：“好呀。今天看不到，我明天再來。明天看不到，我以後還來。總而言之，我三顧茅廬也要看到你們

出鐵。”

這時，韓寧夫同志將壁上的厂区總平面圖的幕布拉開，向毛主席彙報全廠各組成部分的情況。在介紹到礦山的時候，毛主席說：“你們礦里的銅也含的不少嘛，年產多少？”李一清同志回答了一個數字，毛主席笑着說：“看來，你們這個鋼鐵公司應該叫做鋼鐵銅公司。”介紹到煉焦能回收二百多種產品時，毛主席又問：“你們回收多少種？”韓寧夫同志答道：“我們回收十一種，有硫酸（肥田粉）、粗苯、萘……”毛主席馬上插話：“你們的硫酸怎樣？應該多生產些。”“我們第一個焦爐一天產十噸，將來要提高到二十噸。”韓寧夫同志接着又說明，他們回收十一種后，再由別的化學工廠提煉出一百八十多種。毛主席又直其他的意見說：“你們也可以回收，應該多搞些。你們這樣大的企業，應該辦點化學工業，辦點機械工業，辦點建築材料工業，各種工業都辦點，辦成聯合企業。”

毛主席最後聽了一號高爐有七十多公尺高、十二公尺直徑粗、日產兩千多噸生鐵的介紹，滿意地說：“你們這跟一般的高爐不同，應該叫大大高爐。”他還對解答了一些技術問題的韓寧夫同志說：“你成了專家啦！”韓寧夫同志馬上回答說：“我只是在建設中學了一點常識。主席再問幾個為什麼，我就答不上來了。”

二

这时，差一分鐘三点。出鐵台前的廣場上聚集了三千多人。穿戴着古代武士般的工作衣帽的爐前工們，正將最新式的電動開口機推向灼人的爐口，台下突然响起一陣熱烈的鼓掌和歡呼聲。毛主席到一號大高爐來了！

毛主席在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和李一清同志陪同下，緩緩地從激動的人群前面走過，並且不時地停下來，向群眾點頭招手。

毛主席大踏步地跨上了出鐵台，首先同辛勤地幫助武鋼建設的蘇聯專家們一一握手，然後又同在武鋼建設中立下功勞的先進生產者們一一握手。先進生產者們都激動地雙手捧住毛主席的大手說：“毛主席，您好！”毛主席都一一回答說：“你們好！”“你們身體好！”

毛主席最後登上了臨時在爐工休息室頂上設立的小平臺，站在欄杆邊上同三千多群眾招手見面。這時，全場的歡呼聲，比爐旁的風吼聲還大，比機器的轟鳴還響。

毛主席招呼先進生產者們在他身旁坐下，還遞給韓喜（以深入聯繫群眾而著名的高爐工地主任）一枝煙。

三

幫助武鋼建設的蘇聯專家組長巴杜洛夫和設計總負

貴人格里高里揚等四人，向毛主席問好來了。他們頭一句就說：“高爐的出鐵是個勝利。以這個勝利來問候毛主席。”毛主席回答說：“謝謝你們。”並請他們坐下。巴杜洛夫同志跟着又解釋說：“帝國主義說我們武鋼這個高爐1958年出不了鐵，但我們今天就出鐵了。這是一個勝利。”毛主席說：“這是中蘇兩國合作的勝利。”

巴杜洛夫同志熱情地向毛主席介紹高爐的情況。他說：“三號高爐比這個爐子大。”主席問：“第四號呢？”巴杜洛夫同志說：“四號又比三號大。”他还接着說：“武鋼是個非常大的鋼鐵廠。武鋼要建設八個五百噸的平爐，而這樣大的平爐，全世界只蘇聯有三個，美國有兩個。”

這時，爐前工們用六瓶氧气將爐口燒開了，創造了大高爐開爐出鐵的新紀錄。爐內立即噴出一陣金星火花，又射出一道几尺長的烈火。台上的人叫了聲：“快出鐵了！”毛主席便和大家一道站起來觀看出第一爐鐵水。毛主席剛問了問鐵水流到哪裏和出多長時間，鐵水就從爐內沖了出來，在台前升起一道紅光。辛勤的建設开花結果了！台上台下响起一片歡呼。

頭爐鐵出的時間不長。毛主席看後，問身旁的先進生產者們：“隔多長時間出一次鐵？”大家說：“四個小時。”他猶豫了一下，向李一清同志講：“到前面去看看，看得更清楚些。”他下到出鐵台來，到電動泥炮附近仔細看了看冒着火光的鐵水，同正在工作的一個工人握了握手，便沿

着出铁台边上的栏杆，向台下走去。

四

毛主席又乘车去看焦爐生产。路上，王任重和李一清同志谈到生活福利区的建設問題，毛主席問道：“你們辦公社的情況怎樣？这样大的企业，應該工农商学兵都有。”王任重同志算了算說：“工是有了，商也有供應點，學有技术学校，兵也好办，就是缺点兒农业。可以划点农业社进来。”毛主席点了点头說：“應該全面些。”

毛主席到达炼焦厂时，消息灵通的群众已經自动聚集在那里鼓掌欢呼了。

毛主席听说这个焦爐有六十五孔，很有兴趣地从头数起，一、二、三，数到第五孔便被火架車挡住了。毛主席問道：“这个爐子一天出多少焦炭？”韓寧夫同志說：“昨天已出到一千六百多吨。它的設計能力是一千二百多吨。”

这时，通紅的焦炭穿过火架車推了出来；象牆壁倒塌一样倒在消防車上，消防車馬上开到灭火塔下，冰涼的地下水立即将火扑灭，在塔頂上冒出一陣白色浓烟。大家还繼續介紹說：“焦炭熄灭后，就倒在前面小屋旁边的焦池里，通过皮带机送到高爐去。”

毛主席給这个壯觀的場面引起了浓厚的兴趣。他問：“多少時間出一次？”大家說：“平均九分鐘出一次。”他

看了看手表，說：“好呀，再看第二次。”毛主席還轉過身來，向在場的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說：“你們那裏有沒有這樣的焦爐？”曾希聖同志說：“沒有。”毛主席說：“你們也應該有。”

五

毛主席離開武鋼了，武鋼還在沸騰中！
一些先進生產者都被工人們包圍起來，要他們一字不漏地講同毛主席握手見面的經過。

那天晚上，武鋼各單位的職工都自動集會討論怎樣報答毛主席的关怀，貼出了成百上千張決心書。負責電器安裝的蘇守信小組，保證將一套最複雜的電氣操縱盤七天七夜安裝好，而這種設備過去在鞍鋼安裝了兩個半月。白天夜里干了一個夜班的混凝土工人姜其斗，白天上台見了毛主席，接着又回去干了一個下午和一個通宵。工地干部勸他回去睡覺，他說：“我睡不着啊！我見了毛主席，就不累了。”

14日下午，武鋼全體職工選派了幾位代表，將他們用第一爐鐵水鑄成的高爐全景的鐵屏，送給了毛主席。他們還寫了封信給毛主席，信中表达了他們將用實際行動來回答主席對武鋼的关怀的心意，報告了一號大高爐正常生產的情況。他們向主席保證：

“我們到年底确保出鐵二十一萬噸，力爭達到並超過二十三萬噸。總之一定鼓足干勁，採取一切辦法，提高再提高，增產再增產！”

(原載1958年9月29日《人民日報》)

鐵書記

周霞永信

深夜。楊家坡上金紅色的火苗映紅了天，呼隆呼隆的風箱声响个不停。不久前，這裡還是一片荒丘；如今，座座土高爐密布，股股鐵水奔流。好個煉鐵戰場！

在一號高爐面前，爐前工正拿着七、八尺長的鋼钎，使勁地向那暗紅色的爐口凿去。鐵水凝結得象一層厚厚的堅石，一次又一次，始終通不開。大家又急又累，正無計可施的時候，一個身材魁梧的人來到爐邊。爐火照亮了他黝黑的臉。工人們頓時喜出望外，一下涌了上去：“嘿，龐書記來了，這下有辦法了。”

“龐書記，你看，我們的爐門通不開，啷個辦呢？”

“來，不要緊，我們一定要拿出鐵來！”龐書記脫下外衣，一把拿過工人手里的鋼钎，就干了起來。一下、兩下……爐門凿得火花四濺。火花灼傷他粗壯的雙手；白色的衬衣，喳的一聲撕破一條長口。他毫不在意，用盡平生氣力，把凝死的爐門打開了，鐵水奪門而出。工人拍手叫好，不禁夸上几句：“我們的龐書記硬象個煉鐵老手，氣力大，技術好，又不怕燒。”

庞书记擦了擦脸上的汗水，笑着說：“沒啥，只要我們有决心，土高爐不敢不出鐵。”他披上外衣，又向另一座高爐走去。

他，璧山县的县委书记，就是这样日夜轉戰在高爐群間，巡視着每一座高爐的战斗情况。發現出鐵好的爐子，就帮助总结經驗；遇到不出鐵的爐子，就和大家一起检查原因，想办法，亲自操作。他的必胜决心和高度的乐观情緒，感染着来自城乡各地的炼铁战士。他們說：“庞书记一来，我們就有劲了，什么都不怕了。”这位身先士卒的鋼鐵指揮員，无论走到那个爐子，工人們都搶着向他彙報情況，請他解答各式各样的技术問題；他离开爐群之后，一些工人还写信把意見和問題告訴他。

庞书记搞鋼鐵，还只是几个月前才开始的。

4月間，刚刚从农业轉到工业上来的县委书记庞如修，来到了阴阳沟铁厂。这兒，兴建了一座三立方公尺的爐子，是全县第一座土高爐。在点火以后，始終炼不出铁来，干部和技术員都丧失信心。厂长罵它是“鬼爐子”；六十多岁的老师傅黃兆林写了封信，請求上級处分；工人们也不願理会它，都跑到旁边洋高爐上去了。中共璧山县委會决心突破这个关口，要这座土高爐流出铁水，給全县做出榜样。庞书记正是肩負着这个任务到阴阳沟來的。他一到厂，就召集职工开会，座谈研究为什么不出铁。大家說了一大堆原因，归根到底是對冷风全焦炼铁有怀疑，

失敗幾次就不願繼續試驗。他就用“失敗是成功之母”這個道理來教育和鼓勵大家，他給大家擺六六六藥粉，南大二四一九麥種等經過几百上千次試驗才成功的 故事。他說：“不怕，我們也來個六六六！”這些故事，又鼓起了職工的士氣。大家都和他一起去檢查爐型，重新把爐子修過。但是點了火還是不見鐵水流出來。恰逢洋爐子投入生產，工人們就更不願搞土爐子了。那時，龐書記在江津地委開會，打電話聽到這個不妙的消息，一回縣就到廠，和大家一起算了一筆洋和土的賬：這個廠八立方的洋高爐，從去年搞到今年，花了二十萬元；全縣要建成百上千的高爐，都搞洋的，要多少錢，要多久時間。工人們一聽有道理，又回到土高爐邊來。龐書記脫下衣服，和大家一起操作，夜以繼日，不知疲倦。拉風箱、上料、通爐門，無所不學，無所不做。工人們見書記決心這樣大，非常感動，決心征服土高爐。就這樣，經過七、八次的失敗，火紅的鐵水終於流出來了。

陰陽溝土高爐出鐵的喜訊傳遍了全縣。县委在這裡召開了現場會議。各區區委書記、區長，都變成龐書記的徒弟，他率領大家在土高爐前操作了兩天。他說：“不是土高爐煉不出鐵，是我們沒有親自干。”他又告訴大家：“土高爐容易出毛病，也容易醫治，只要不怕累，不怕脏，不怕燒，就一定能夠摸到它的脾氣。”

土高爐出鐵的問題解決了，但是要快出鐵、多出鐵，

又得另想新的办法。庞書記办了第二个“試驗田”。8月初，他和技术員伍思云到城关鎮炼鐵厂，根据报上介紹的經驗搞土热风爐。有些人不相信，說：“土热风爐怕搞不好，”有的干部說：“要搞搞洋的。”“洋的当然好，但是，象阴阳沟八立方的小高爐也用了三十几吨生鐵风管，我們現在铁还没有炼出，那里去搞那么多风管。”庞書記坚决走土的道路。向厂里要了几个石工，亲自率领，馬上就干起来。一个四五尺見方的砌土热风爐当天建成，只用了一节儿尺长的生鐵废水管。开爐生火以后，煤气不大，热不起爐，試驗沒有成功。有的人泄气了，說不行。庞書記沒有絲毫灰心的神情；前后左右仔細检查，最后爬到烟囱上去一看，发现原来是烟囱和风管接头接得不好，煤气受到阻挡，以致热力不足，爐温不高。纠正了这个缺点后，土热风爐試驗成功，爐产量提高了一倍，而且节省燃料，操作簡便。县委在此又召开了推广土热风爐的現場會議，全县便展开了搞土热风爐的运动。

就这样，“試驗田”上发出灿烂的鐵花。半年前被庞書記称为农业城的璧山，現在成群的高爐象铁树般的环绕着它，而庞書記在全县人民心目中，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印象：他不只是一个县委書記，也是一个能干的炼鐵“技术員”，他会識別矿石，会建爐，会操作冶炼，会配料，会开简单机器。人們常常来請教他：“我們的爐型对不对？”“你看，那里有缺点？”有一天，大兴铁厂新建成的土高爐

出不来鐵，打電話找他。他一听，就騎起自行車飛奔而去。路陡車快，剎車失靈，不幸摔了一跤，把膝蓋跌破，血流不止。這個英勇的煉鐵指揮員，不顧疼痛，順手抓把稀泥，敷住伤口，又跳上車凳，向鐵廠馳去。一到爐邊，他就細心得象一個醫生似的邊問邊診斷。埋頭一看，爐火昏黃；經驗告訴他這是風量不足的表現。便建議再加一個風箱。果然，開足兩個風箱，鐵水就涌出來了。

這裡，人們不禁要問：龐書記過去煉過鐵嗎？在學校里專門讀過不少煉鐵的書吧？

其實，這位四十開外的縣委書記，從來沒有進過一天學校，也沒有煉過鐵；今年4月份才上馬搞工業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“白手起家”。從完全不懂到能夠熟練操作，解決技術關鍵，對習慣了領導農業生產的干部來說，不是沒有困難的。龐書記談起了他掌握煉鐵這套本領的經過，他說：“當我在陰陽溝看到第一座土高爐久久不出鐵水，工人們都失掉信心的時候，我自己的思想也鬥爭很激烈。但是，想起這是黨交給我的任務，困難再多也要想盡一切辦法煉出鐵來。”後來，他下定決心，脫下衣服，拿起鋼鉗，和工人一起操作，翻書本，讀報紙，請教工人，一回生，二回熟，不久就摸到土高爐的脾氣了。現在看起來，煉鐵也不是那樣神祕得不可高攀，只要有決心，親自動手干，沒有學不會的本領，沒有不出鐵的爐子。但是，煉鐵究竟對我們還是一個新的工作，舊的問題解決了，新的問

題又等着你去解決。

現在，龐書記正在着手研究土熱風爐推廣以後，由於
風溫增高，風嘴、爐缸很容易燒壞，經常造成停爐的新問題；
以及如何把點的經驗很快推及全縣。

（原載1958年10月20日“四川日報”）

鋼鐵指揮員

朱琪 徐人水 謝仲甫

不論在民主革命時期或社會主義建設時期，我們黨的各級負責同志總是到工作最艱難、鬥爭最激烈的地方去，帶領群眾逢山開路，遇水搭橋。現在，為了闖過鋼鐵關，又有多少黨委書記亲自出馬上陣，日夜奮戰在煉鐵爐旁！

海門區委副書記安郁林同志就是這許多黨委書記中的一個。煉鐵又煉人，這句話一點不假。安郁林經過一個多月的爐前苦戰，鋼鐵生產对他來說，不再是什麼新學問了。他已開始掌握了煉鐵生產的規律。在中共海門區委的領導下，有了象安郁林這樣的指揮員和革命干勁沖天的廣大群眾，海門區鋼鐵工業正在一日千里地向前發展。海門區過去是沒有鋼鐵工業的，可是，曾几何時，在海門鎮鳳凰山脚下，一座烟囱高聳的鋼鐵廠平地而起，小高爐成群結隊。投入生產的小高爐與日俱增。這裡從晨光熹微直至夜深人靜，日夜都有沸騰的從事建設的人群。海門，如今已是一座不夜的鋼鐵之城。

一個月以前，安郁林接受區委的決定，出馬挂帥，大

办鋼鐵。安郁林充分意識到这件事情的全部意义。建立鋼鐵工业是海門全区人民渴望已久的事情。今年全区大办工业中，暴露出来的最突出的矛盾就是缺乏鋼鐵。由于沒有鋼鐵，許多工业的发展受到限制。鐵器社試制成功一部新式打稻机，就是因为沒有鋼鐵，很久以来不能投入生产。党中央大办鋼鐵工业的号召，正反映了海門全区人民的迫切願望，而現在党又把領導全区办鋼鐵工业的重責交給自己……。安郁林感到光荣，又感到任务艰巨，責任重大，好象在抗日战争时去开辟革命根据地一样，有千万条意想不到的困难橫在面前，需要你拿出最大的勇气去排除。接受这样的任务，对安郁林是鍛炼，也是考驗。

怀疑派譏刺譏笑

炼鐵組意志堅決

安郁林接受任务后，立即組成炼鐵小組，到水泵厂翻砂爐上“練兵”。炼鐵小組的成員沒有一人炼过鐵，甚至小高爐是什么样子也沒有見过。他們一走进水泵厂，厂長楊一民就迎上來說：“老安，你們想炼鐵嗎？”安郁林同志堅定地說：“不是想炼，是一定要炼。”楊一民接着說：“憑你們这些人能炼出鐵来？就是炼出来，質量一定很差，成本一定很高。”安郁林一听，有点生气，說：“你这个人是怎么看問題的，現在炼的鐵就是質量差些也沒有什